

经典·风范

中国当代核心画家作品集

齐白石

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经典·风范

中国当代核心画家作品集

丹青广新

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

出 版 人 李毅峰
责任编辑 靳 萍 王韶芳
技术编辑 郑福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当代核心画家作品集. 韦广寿 / 韦广寿绘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3. 4

(经典·风范)

ISBN 978-7-5305-5392-3

I. ①中… II. ①韦… III. ①山水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1493 号

经典·风范——中国当代核心画家作品集 韦广寿

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

邮政编码 300050

电 话 022-58352900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16

印 张 4

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2000 册

定 价 38.00 元

ISBN 978-7-5305-5392-3



9 787530 553923 >



韦广寿简历

1966年生于广西环江，壮族，号耜阳山人。1990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，2008年结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创作院硕士研究生课程班。作品参加第十、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获奖。现为桂林画院副院长，桂林美术馆副馆长，漓江画派常务理事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1994年《云影》获第二届全国“民族百花奖”美展银奖。

1996年《暮湖》获广西“八桂群星”美展铜奖。

2004年《南岭夏韵》入选第二届“西部大地情”全国山水、风景画展；《杏黄时节话丰年》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，并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美展一等奖；《金风又染毛南村》获第二届“全国少数民族美展”铜奖；《岭南听秋》获“全国青年国庆书画展”银奖。

2005年《岭南当秋》入选“首届中国写意画展”。

2006年《金风》入选“第三届‘西部大地情’全国中国画油画展”；《南坪雪韵》获“第三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画精品展”优秀奖；同年参加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美术家代表团访问日本，《钟声杳杳》和《山亭静观》入选“第四届东亚美术交流展”。

2007年参加“广西文化舟——漓江画派赴马来西亚美术作品展”、“漓江画派晋京美术作品展”。

2008年《晓色》获“首届中国山水画艺术双年展”优秀奖。

2009年《秋染毛南》入选“第十一届全国美展”，为获奖提名作品。

2010年《南岭雪韵》获“第二届中国山水画艺术双年展”金奖。

2012年《云山晨岚——龙滩电站》（与张复兴合作）入选“广西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”。

出版个人画集《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个案研究·韦广寿彩墨写生》（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）、《心与物游——韦广寿中国山水画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），入编《当代中青年艺术家佳作选·广西卷》（古屋轩出版社），作品被《美术》、《美术观察》等多种刊物刊载。

胸中丘壑 笔底万象

——韦广寿《心与物游》国画作品集读后

文 / 吕金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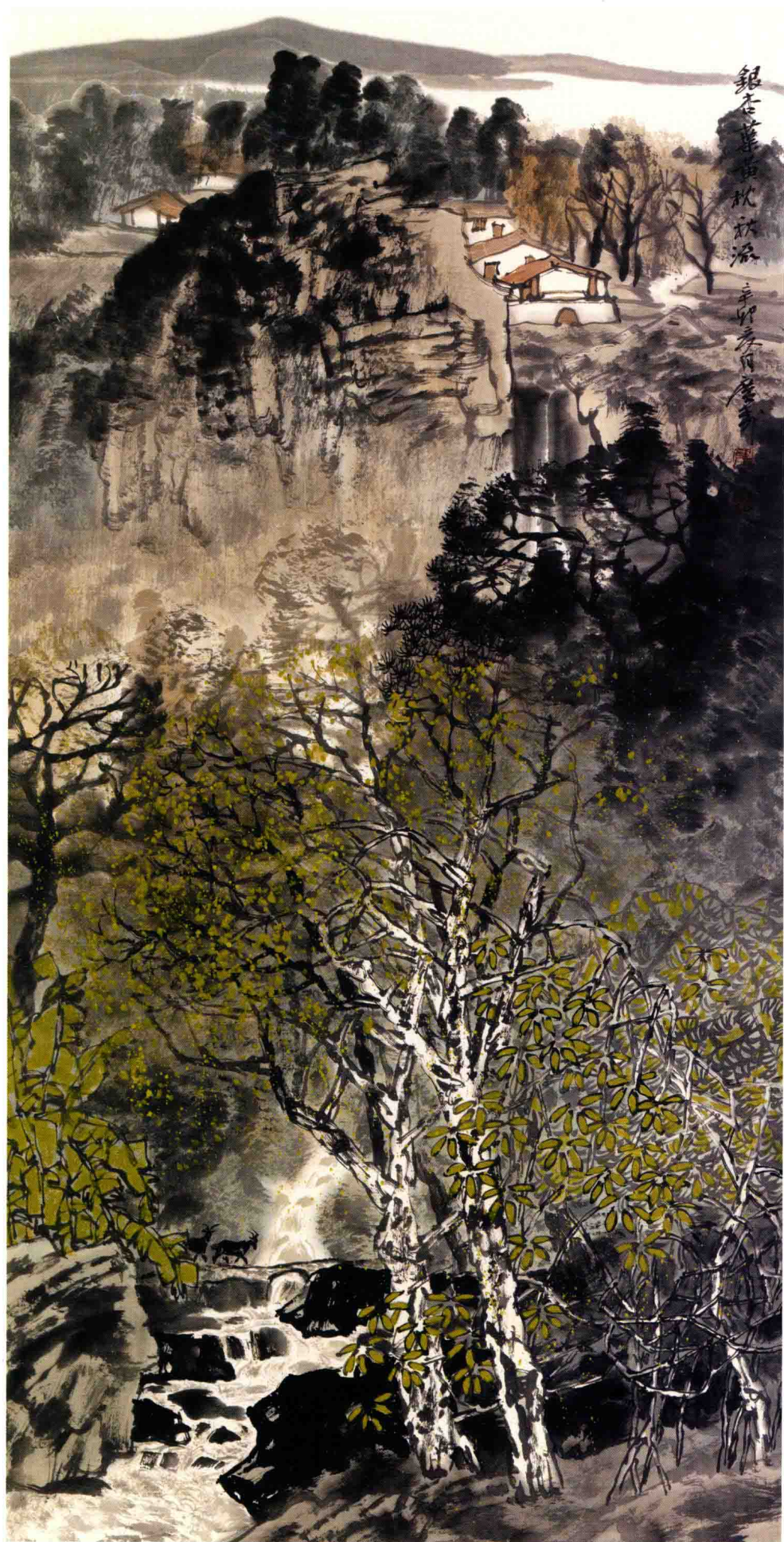
我曾说：“看了其作品能令我心律不齐的是我的老师。”赏读韦广寿画集《心与物游——韦广寿中国山水画》，就让我出现上述生理状况。

十多年前我就跟人说，要注意韦广寿这家伙（现称老师），他的画里透出一种让人忍不住为他加油的努力。只是惯见奔突无门或四顾无路而沉沦徘徊者众，叫好就没有叫出声来，留点余地，等着慢瞧。不料弹指一挥间，这广西环江“耜阳山人”以其独具之笔墨意趣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了。当年他是广西艺术学院毕业后任桂林十八中的美术教师，而今他是北京学归后的中国美协会员、桂林画院副院长。

韦广寿惯画山林。他说他自小生长在农村，是林泉滋养的壮家儿子，出门送迎无非绿水青山，喜怒哀乐无非在这个背景里，连做梦都带着青冥苍莽的色彩，泛着陌草春泥的味儿。尽管已走出大山多年，想必那“翠木苍藤一两家，门依古柳抱溪斜”；“万壑树声满，千崖秋气高”；“夜雨洗山骨，残春落涧花”已是他渗入心髓的境象，大山孕育的一切已是他胸怀的一部分。因此，他的作品无不寄托并表现了他对生命之理解，对生活之热爱，对美好之向往，对万物之崇敬。他的画一扫空泛和矫揉，显得生机勃勃，健劲雄奇。站在丰厚生活的高坡上，他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去解读崇山峻岭、千沟万壑，去梳理密林深涧、千枝万叶，去探寻遗落的传说，去揭晓从前的好奇。他的画，就像思想家在说儿时故事，就像歌唱家在哼幼时童谣。他画的，是充满风雨故事的世外桃源，是饱历岁月沧桑的别样仙境。他的画绝不无病呻吟，亦不见无谓的繁缛造作，堪称笔笔含情，处处生趣，弥漫着扑鼻的泥土芳香，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如他所说，“心与物游”，画出了物我之神交，画出了山野之魂灵。

我更愿意相信，韦广寿今天的面貌得益于他曾经的赤脚生活，单凭后天的努力是绝难尽学的。

心手相应，乃真笔墨。“相由心生”，画入至境是写心。无论小品或巨制，韦广寿作画善“写”，气韵生动，行笔俊逸，总能准确鲜活地抓取并表现物象之本质及神韵，每一笔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，极富笔情墨趣，最引人琢磨推敲，最害我“心律不齐”。从他的作品里，可读到各种绘画法则的生动、精彩、绝妙的运用和演绎。他的运笔常常看似不经意，其实每一笔都服从并服务于物象的塑造却不循成规。或刻意，或率性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





怀群写生
40cm × 40cm
2012 年



了一幅作品的艺术品质，欣赏者往往更为那份不经意所陶醉、所折服。我想，既不刻意又不随意，这是要修炼的。同时，他的作品看上去总是那样潇洒倜傥，一如其人。

也许深林里的一切形态他已烂熟于心了。最是那些细节不是人人能写的。你看，那披挂棘丛的沉坠的野果，那寄生虬枝的蕨蕈的蕨叶，那隐现折转而不知去向的流泉，那柴扉半开、村姑在屋后的闲适小景，

还有那密林间突然一抹鹅黄的草地，这都是不可闭门造车的。

最让人心跳的，是他准确生动的非线非面的笔头技巧。

最让人琢磨的，是他妙不可言的似有似无的留白功夫。

最让人陶醉的，是他胸有成竹的亦庄亦谐的渲染胆略。

狐疑地谈到他中国画里多有光影的感觉，他说他从前就画油画、水彩，说到他画面构成的整体感和

层次感很强，他说他在学校学过版画。我说，难怪。

“得好友来如对月，有奇书读胜看花”，这应是画家韦广寿大致的工作和心境的写照。而关于他养性修身的画外功夫，不妨从他潇洒大气、超凡脱俗的画面去判读，也可从他书中所附几篇随笔中领教。所谓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，“胸中有丘壑，笔底万象新”，想必说的就是韦广寿老师。■

山林写生亦写心

文 / 韦广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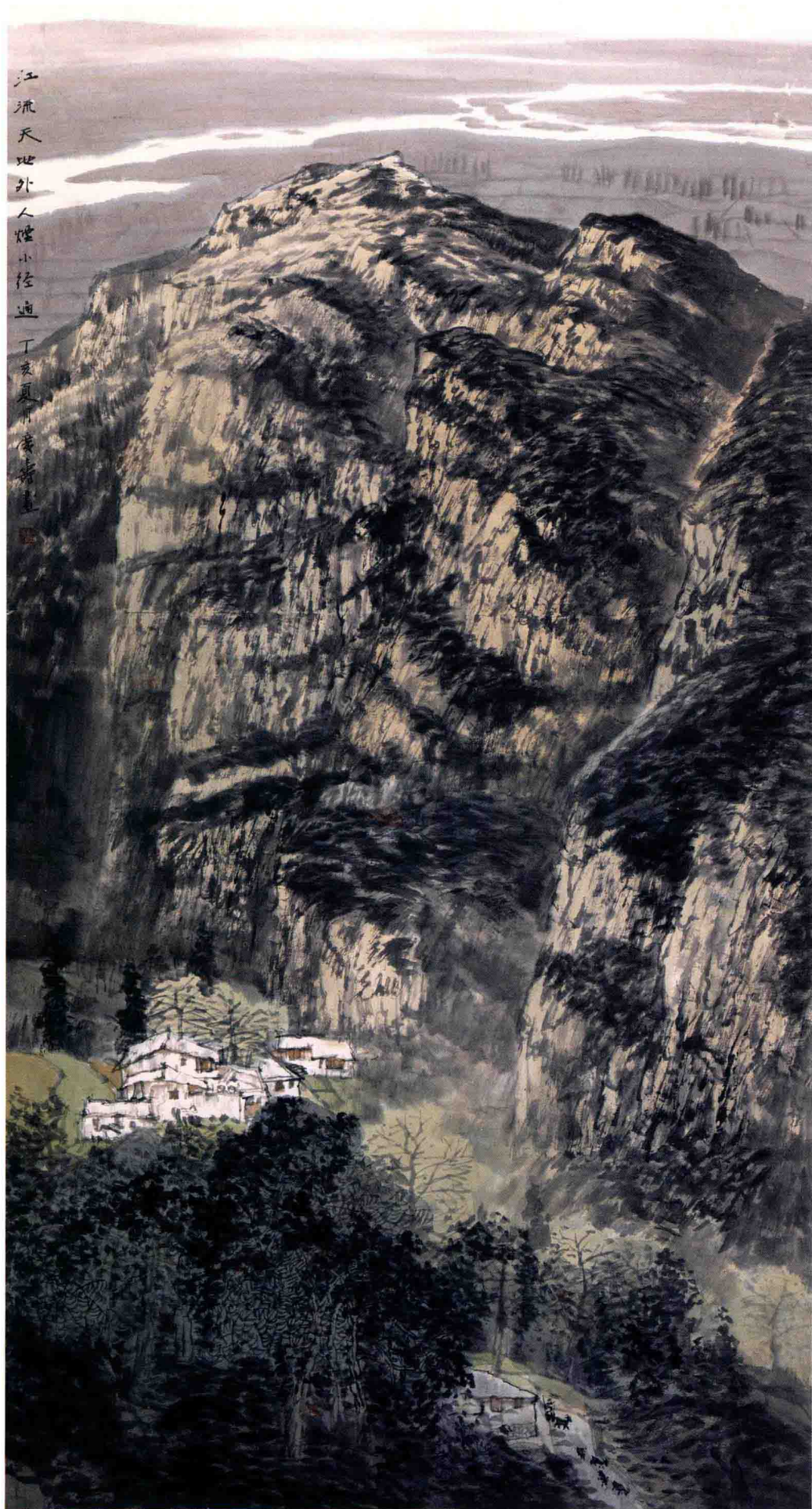
写生是快乐的。陈眉公在《小窗幽记》里说：“闭门读佛书，开门接佳客，出门寻山水，此人生三乐也。”庆幸的是，卜居桂林，这三件事都好做。

有句话说：“天下名山僧占多。”桂林既无大岳，也不是名山，但一水绕城，青峰耸秀，却也博得“甲天下”的美誉，自古多有僧侣云游，历史上也曾为江南佛教中心之一。虽说法雨梵烟早已散尽，但庭树幽荫，仍透禅林清趣，老墙旧道，你仔细看，岁月踪迹也还隐现其间。安禅守道，似乎也是个好地方。我的居所往东不远便是纯正的乡野，其间阡陌纵横、奇峰罗列，每令我流连忘返。闲来凭窗漫读，即使不是佛书，然“卷帘唯白水，隐几亦青山”的场景触手可及，午后的阳光朗照着，可以像古代高士一样“手倦抛书午梦长，呼呼直入黑甜乡”，似乎也颇有禅意。往来佳客不可谓不多，大多是画友，看着他们汗流浹背地扛着画具，风尘仆仆不远千里地来这里写生，在暗自庆幸自己得近水楼台便利之余，也有几分惭愧。所以你画我也画，常常是一个景要画很多遍，却也常画常新，感觉都不一样。

写生成为一种爱好，有性格原因。我从小就喜欢登高，攀上村后的土岗，遥望那无边无际的丘陵，常常是一待就半天。少年时喜欢远游，喜欢“桃容柳眼，自与东风相依”的景象，也喜欢“画船箫鼓，去去来来”的场景，觉得既精彩又刺激。说喜欢写生，莫如说喜欢漫步山林；说是从中寻到快乐，莫如说是体味到喜怒哀乐。自小生在农村，长在

农村，出门送迎无非绿水青山，喜怒哀乐无非在这个背景里，连做梦都带着青冥苍莽的色彩，泛着陌草春泥的味儿。我常常想，这情可谓不深，但这个自我的世界要传达出来，光有真情是不够的。学过油画，画过水彩，也弄过版画，五谷杂粮，寻寻觅觅，最后才找到最适合自己个性的载体——山水画。十几年下来，还真乐此不疲。直到现在，还喜欢把自己投放到陌生的风景里，桂林郊外的烟村翠陌自不必说，周边县市的崇山大岭也常留下足迹。我始终认为大自然是我的第一个老师，因自然的召唤使我成为一个山水画家，而在作画中遇到的许多问题，往往也能够在大自然里找到答案。

曾记得坐车经过川西的二郎山，车窗外的峨峨蜀山给我很大的启发，那是上插云霄，下探青冥的阔大的屏风，平常概念中的树、石、云、水都变了样，原始的生态使你觉得那里面丰富极了，仿佛什么都有，又什么都看不清，树中有石，石中有水，水又幻化为云烟，云烟开豁处，黑瓦白墙微露，却也仅是几条线。连这几条线也不确定，车子在走，云烟在变幻，移步换景中忽想到中国画的散点透视与“笔墨”二字，宏观大揽与澄怀味象完美结合。唐代孙过庭这样写：“观夫悬针垂露之异，奔雷坠石之奇，鸿飞兽骇之姿，鸾舞蛇惊之态，绝岸颓峰之势，临危据槁之形，或重若崩云，或轻如蝉翼；导之则泉注，顿之则山安。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，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；同自然之妙有，非力运之能成。”这里是写书法，又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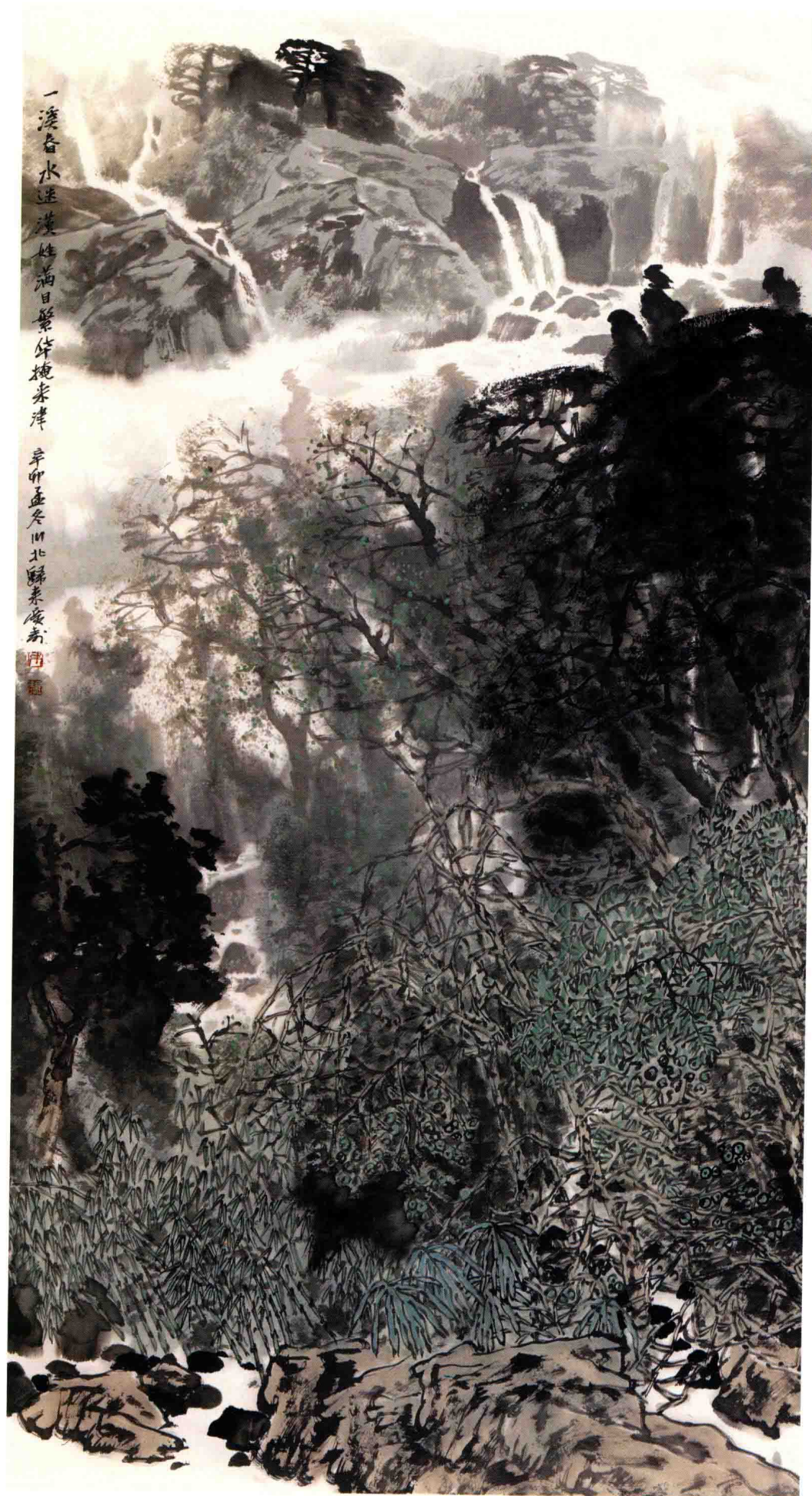


尝不是写绘画。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有很大的不同，对这有情无情的世界，对这自然万有，中国人以一种哲学的高度，关注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中的生发、消长、荣枯、演化；它们在风雨中的浓淡、干湿、向背、掩抑；它们运动过程中的迟捷、参差、错落、湿燥；以表现它们状貌的妍丑、矜放、大小、轻重；它们情性的雅俗、尊卑、浊洁、琐逸等。中国画法则里的宾主、开合、虚实等概念，都是把自然中的这种关系归纳起来的，也符合造化精神中的对立统一原则。大道无语，却时时给我们以许多暗示，华兹华斯说：“一朵微小的花对于我们可以唤起不能用眼泪表达出的那样深的思想。”这与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诗句“一花一世界，一沙一天国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自然是这样优美，一会儿茂林深秀，一会儿异峰突起，一会儿是平泉草木，一会儿又峻路连天，张弛急缓交错的旋律一如我们生命的节奏一样流变活泼。投身自然，使自己忘掉自我，往往能达到“漱涤万物，牢笼百态”的境界。

也曾记得在日本北海道，当车子经过富良野，窗外田畴随丘陵蜿蜒起伏，间杂其间的落叶松在积雪的映衬下，仿佛就是古代的水墨画，那萧索的枯枝与松散的坡地，不就是王蒙的山水画吗？而在奈良的山野，丹枫翠林相杂，平泉草木如烟，那不就是赵孟頫的《鹊华秋色图》中的景象吗？中国传统绘画精深博大，每一位大家都是座难以企及的高峰，每一种模式都是作者的内心世界与生活场景交融的产物，我们

无法超越，也无需超越那个境界。名山大川不可能天天游历，看得最多的还是寻常巷陌，熟山旧水。这却又是我们的优势，有人写了这样一首诗：“侬家家住两湖东，十二珠帘夕照红。今日忽从江上望，始知家在画图中。”自己住在现实生活里，没能够把握它美的形象，等到自己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相当的距离，从传统回望自然，以“法眼”来审视玩味，则土岗乱垄、灰墙土间都变成形式的元素；分条细缕，变化重组，则眼中之竹成胸中之竹，胸中之竹而成纸上之竹，才成一幅又美又新的图画。所以善画者常能使美的场景更美，一般的场景能成美景，熟视无睹的场景别出新意。就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，用什么形式去表达，移入什么样的情感——所谓“天惊地怪见落笔，街谈巷语总入诗”。才发现家也在画图中，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。只有把传统放到自然里去解读，才可以找到艺术创作规律的蛛丝马迹，古为今用，推陈出新，创造出一个自己的新世界，这个时候，我的风景才能成为“我们的风景”。

种种说辞都在为自己“游手好闲”找托词而已，还是像古人说的那样“一生哪有真闲日，百岁仍多未了缘”。偷得半日闲暇，约几个诗朋画友，溜出城外，漫步山林，偶至一望空阔处，有如脱笼之鹤，忽得解脱。王羲之在《兰亭序》里说：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”。在宣纸上信手涂抹几笔，外人不足以道，自己偷着乐而已。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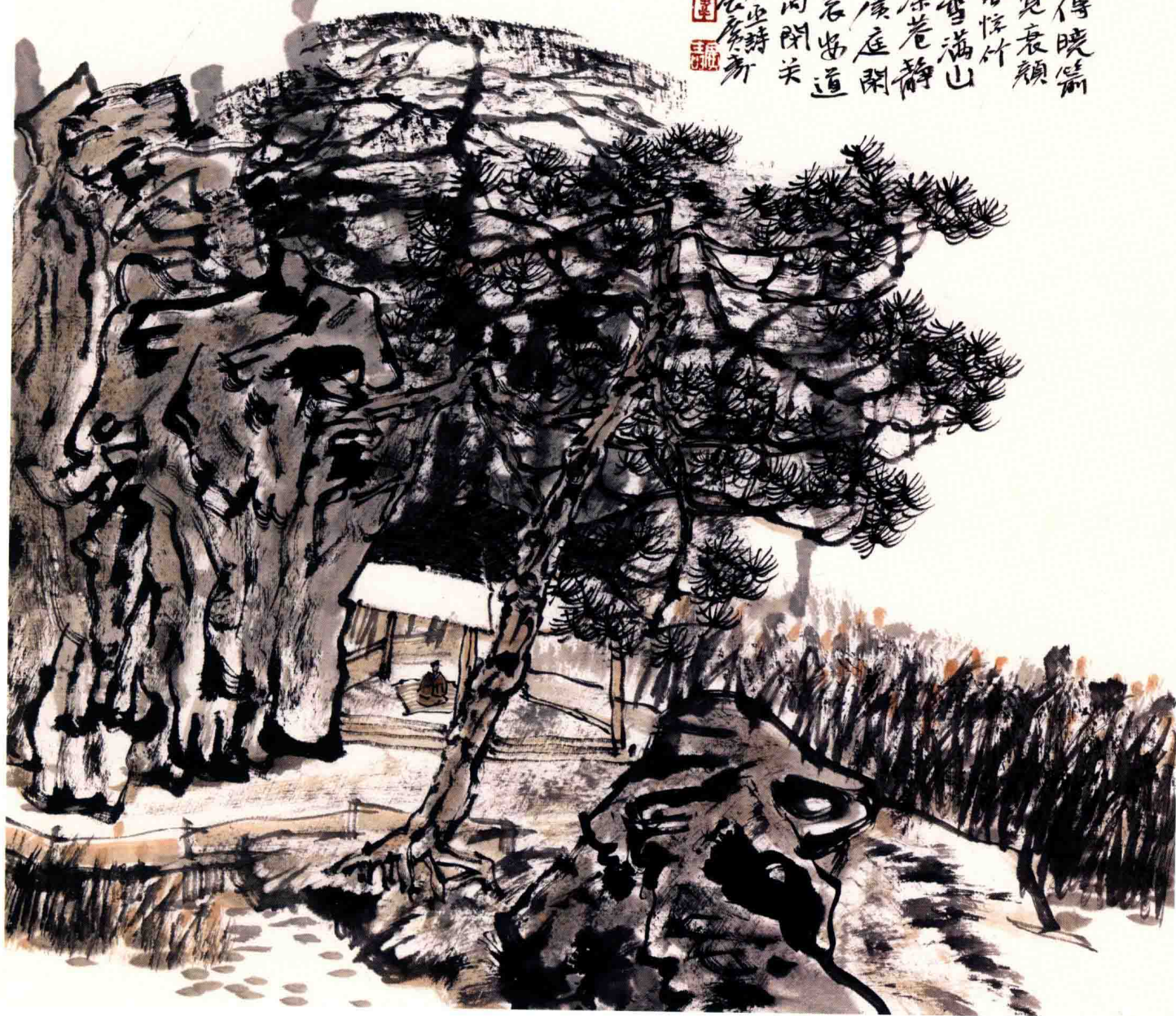
一溪春水逐漢姓滿目繁華掩赤津
辛卯孟冬河北歸來庵翁





听松
68cm × 68cm
2012 年

更寒傳曉箭
 清鏡覽衰顏
 隔牖風懷竹
 開門雪滿山
 酒空深巷靜
 和素廣庭閑
 借問袁安道
 偏然尚閉關
 鍾石山詩
 壬辰廣新





金风
180cm × 97cm
2005 年

